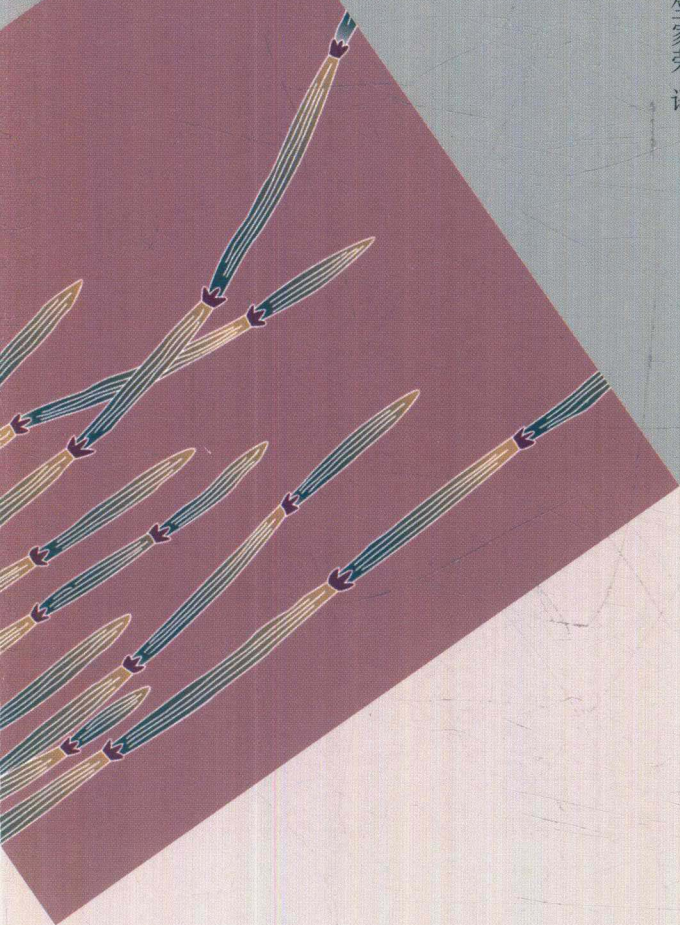


谷崎润一郎

钥匙

竺家荣译



谷崎润一郎

钥匙

竺家荣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谷崎潤一郎

一月一日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决定把一直犹豫着没敢写进日记里的事写下来了。关于自己的性生活、自己与妻子的关系，我一向是不详细记录的，因为担心妻子偷看这个日记本而生我的气，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不想顾虑这一点了。妻子肯定知道这本日记放在我书房的哪个抽屉里。她出身于有着京都遗风的名门世家，呼吸着封建的空气长大，至今仍尊崇过时的旧道德，有时候甚至还颇引以为自豪。所以说，她绝不会做偷看丈夫日记的事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，这一点自有我的道理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是打破惯例，频繁地记录有关夫妻生活的隐秘之说的话，她到底能不能抵御偷窥丈夫隐私的诱惑呢？这么说，是因为她天性内向，对隐秘之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。知道也故意装不知道，心里想的不轻易说出来，更可恨的是，她还将这标榜为女人的教养。以前，我总是把放日记本的抽屉钥匙藏在某个地方，而且不时更换藏匿之所，但是好奇心很强的妻子很可能知道我藏钥匙的所有地点。其实，我这么麻烦完全多余，那种钥匙是轻而易举就可以配上一把的。

……我刚才写了“从今年开始我不想顾虑这一点了”，其实，

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，甚至做好了她会偷看的心理准备，而且一直暗暗期待着呢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还要锁上抽屉，并将钥匙东藏西藏呢？也许，我是为了满足她那寻找东西的嗜好吧。如果我把日记本故意放在她能看得到的地方的话，她一定会想“这是为了让我看而写的日记”，因此不相信日记里写的内容，甚至会猜测“一定还有一本真正的日记藏在什么地方”……郁子啊，我亲爱的妻子啊，我不知道你是否一直在偷看我的日记。即使我直截了当地去问你，你也一定会说“我决不偷看别人写的东西”，所以问你也是白搭。不过如果你看了的话，我希望你相信我写的都是真实的，没有一点虚伪。当然，对于疑心重的人，越这么说越会引起怀疑，所以我不会对你说什么的。其实，只要你看了这本日记，究竟是真是假就不言自明了。

我当然不会只写对她有利的内容，肯定要露骨地写一些让她感到不快，或使她不堪入耳的事。我之所以打算把这些事写进日记，就是因为她那极端的秘密主义的缘故——在夫妻之间，她也耻于谈论闺房之事，我偶尔说两句下流话，她便马上捂起耳朵，这就是她所谓的“教养”，伪善的“女性的温柔”，矫揉造作的高雅品位。我们结婚已有二十多年，女儿都快出嫁了，可上了床仍然是默默行事，从来没有一句亲昵的话，这哪像是夫妻呀？她不给我与她直接谈论闺房之事的机，对此我感到不满至极，这才决定写进日记里的。今后，不管她是不是真的偷看了，我都当做她在偷看，并以间接地和她谈论这些事的心情来写日记。

我是真心地爱她的——以前，我也常常这样写，绝无虚饰，我想她也很明白这一点。只是，在生理上我的欲望没有她那么强烈，

在这一点上和她不太匹配。我今年五十六岁(她应该是四十五岁了),应该说并不算太老,可是不知什么原因,干那事时总觉得力不从心。说实话,我现在大约每周一次——也许十天一次更合适。可是,她尽管是腺病体质<sup>①</sup>,心脏也不太好,那方面却出奇的强。(这么露骨地谈论这种事是她最忌讳的了。)这是现在我唯一感到困惑、苦恼的事。虽说我为作为丈夫却不能完全尽到对妻子的义务而深感内疚,可是,假设她为弥补这一缺憾——这么说,她一定会生气,怪我把她看做淫荡的女人,这不过是个“假设”——而找了个情人的话,我也会受不了的。我仅仅这样设想一下都嫉妒万分。再说,考虑到她自身的健康,是否也应该多少抑制一下她那病态的欲望呢。

……更让我头痛的是,我的体力逐年下降。近来,我在房事之后总感到十分疲劳,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,几乎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……那么,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讨厌和她做这事呢?事实正相反。我绝不是出于义务,才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应付她的要求的。我很爱她,不知这是我的幸福还是不幸。在此,我要揭露她的一个隐秘,她有着一个她自己全然没有意识到的、独特的长处。我如果没有年轻时和各式各样的女性交往的经验的话,就不会了解她所具有的这一稀有的长处。根据我年轻时冶游的经验,才知道她是百里挑一的、极其罕见的器官的拥有者。她如果被卖到从前岛原<sup>②</sup>一带的妓院去的话,肯定会大受欢迎,无数嫖客会竞相聚集到她的身

---

① 幼儿期的一种虚弱、神经质的体质。

② 京都的妓院聚集地。

边，天下的男子无不为她夜不能寐。（我想，这件事还是不要告诉她为好。如果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至少对我自己是不利的。不过，她若是知道了的话，究竟会暗自高兴，还是会感到羞耻或侮辱呢？大概会表面上装作生气，而内心不禁得意万分吧。）

只要想到她的那个长处，我就感到嫉妒。如果其他男人知道了她的这个长处，而且知道我并没有能够完全报偿这一天赐的幸运的话，将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一想到这些就心里不安，感到自己对她做了罪孽深重的事，而且充满了自责，于是我用各种办法来刺激自己。例如，我让她刺激我的兴奋点——我闭上眼睛，让她吻我的眼皮时能感到快感。或者，我通过刺激她的兴奋点——她喜欢让我吻她的腋下——来刺激自己。然而，就连这点要求她也不痛快地回应。她不喜欢沉溺于此类“不自然的游戏”之中，总是要求正统的对向式。即便我向她解释说，这些前戏是使对向式成功的手段，她仍旧固执于所谓“女人的教养”，不越雷池一步。而且，她明知我是脚的 fetishist<sup>①</sup>，也知道她自己的脚长得特别美（完全不像四十五岁女人的脚），不，应该说她是正因为知道，才故意不让我看她的脚的。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她也一般穿着袜子。我求她至少让我吻一下她的脚背，可她总是借口什么“太脏了”，或者“脚是不该吻的”，等等，怎么也不让碰。她这样推三阻四的，让我无计可施。

……其结果，搞得我刚刚进入正月就发了这么多牢骚，真难为情。不过，还是觉得把这些写下来的好。明天晚上是“姬始”<sup>②</sup>，

---

① 英文，恋物癖者。

② 新年夫妇初次交合之日。

妻子一定会遵循惯例，以对向式古板地行事的……

一月四日……今天，我遇见了一件稀罕事。书房有三天没打扫了，下午趁丈夫出去散步，我进去打扫时，看见摆放着插有一枝水仙的小花瓶的书架前掉了一把钥匙。这倒也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但是，丈夫是不会毫无理由地不小心将钥匙掉在地上的，因为丈夫是个很谨慎的人。再说，多年来他每天写日记，也从来没有丢掉过一次钥匙……我当然早就知道丈夫在写日记，也知道他把日记本锁在那个桌子的抽屉里，还知道他把钥匙有时放在书中间，有时藏在地毯下面。但是，我分得清什么是我该知道的，什么是不该知道的。我知道的仅仅是日记本的所在和钥匙的藏匿之所。我从不曾偷看过日记里写了什么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生性多疑的丈夫却总是把日记本锁起来，把钥匙藏起来，否则心里就会不安似的……而这么小心的丈夫今天把钥匙掉在地上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他改变了想法，觉得有必要让我看日记了吗？也许，他知道直接对我说你可以看日记，我反而不会看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表示“想看的话就偷偷看，这是钥匙”的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否表明丈夫一直不知道我知道钥匙的所在呢？不，不是这样，他大概是要表明“我从今天开始默许你偷看我的日记，只是假装不知道你在偷看”的吧？……

反正他怎么想都无所谓，即便他是这么想的，我也决不会看的。我不想越过迄今为止自己划定的界线，进入丈夫的内心。正如我不愿意别人了解我的心事一样，我也不喜欢对别人的秘密刨根究底。况且，既然是想让我看的日记，就一定会有虚假的成分，不会都是让我愉快的事了。丈夫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反正我有一定之



规。其实，我从今年也开始写日记了。像我这样不愿意对人敞开心扉的人，至少可以说给自己听。当然，我是不会粗心大意到让丈夫发觉我在写日记的。我总是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写，还把它藏在一个丈夫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我想要写日记的第一个理由就是，我知道丈夫的日记本的所在，而丈夫连我写日记都不知道，这种优越感使我兴奋无比……

前天夜里行了一年之始的房事……啊，把这事写下来真难为情。去世的父亲过去经常教导我要“慎独”，他要是知道我写这样的日记，不知会怎样叹息我的堕落呢……照例，丈夫达到了欢喜的顶峰，而我依旧没有得到满足，而且事后感觉非常不愉快。丈夫为自己的体力不支而惭愧，每次都要说一通抱歉的话，同时还攻击我对他过于冷静。所谓冷静的意思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，我虽然“精力绝伦”，那方面病态的旺盛，但我的方式却过于“事务性”、“一般化”、“公式化”，过于一成不变了。尽管我平素遇事消极保守，但唯独在那件事上是积极的。可是，二十年来我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和同一种姿势来跟他做爱——尽管如此，丈夫并没有忽略我无言的挑逗，对我极其细微的表示都十分敏感，立刻就能觉察到。也许是因为经常要战战兢兢地应对我过于频繁的要求，他才变成了这样——在他眼里，我是个只求实利、不讲情调的女人。丈夫说：“你爱我还不及我爱你的一半。你只把我当做必需品——而且是很不完整的必需品。你如果真爱我的话，会更热情一些，会答应我所有的要求的。我不能使你充分满足的责任一半在你，如果你能多少挑起我的热情的话，我也不至于如此无力。你一向不做任何努力，在这件事上从不主动协助我。你虽然很贪吃，却只是揣着手等现成

的。”他甚至还说我“是个冷血动物，是个心地很坏的女人”。

丈夫这么看我也不能怪他。可是，我从小就受到古板的双亲的训诫，说什么对于男人，女人无论什么场合都必须是被动的，不可主动。我决不缺乏热情，我的热情潜藏在内心深处，只是没有发散出来而已。如果硬要让它发散出来，就会在瞬间消失的。我的热情是苍白的，不是火热的，这一点丈夫并不理解。

……近来，我常常感到，我和他是不是阴差阳错地才当了夫妻呢？也许还有更适合我的男人。对他而言也是如此吧。我和他在性嗜好方面的不合之处太多了。我遵照父母之命糊里糊涂嫁到这个家里，一直以为夫妻生活不过如此，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似乎选择了最不适合我的人。虽然我只当这是命里注定，无可奈何地压抑自己，可是当我和他面对面时，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不舒服。这种恶心的感觉并不是最近才有的，从结婚的头一夜，和他同床共枕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。

至今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新婚旅行的那天晚上，当我上床后，看见他摘下近视眼镜时，竟吓得浑身哆嗦。经常戴眼镜的人一摘下眼镜，都会给人异样的感觉，丈夫的脸突然间变得像一张惨白的、死人般的脸。丈夫凑近我的脸，死盯着我看，我也自然而然地盯着他的脸看。当我看到他那细腻得像铝制品般光滑的皮肤时，又哆嗦了一下。白天没有看清楚，原来他的鼻子下边和嘴唇周围长着浅浅的胡须（他其实体毛很重的），这也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有生以来我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男人的脸。也许是这个缘故，从那以后，只要在明亮的地方长时间注视丈夫的脸，我就会心里发毛。所以，为了尽量不看他的脸，我总是把灯关掉。丈夫却相反，那个时

候总要把屋里的灯开得亮亮的，然后从头到脚把我的身体看一个遍。（我很少同意他这么做，只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不情愿地让他看看脚。）我不了解其他男人，不知男人是否都这么固执？那种死缠烂磨、黏黏糊糊地要求必要行为以外的游戏的习性，难道是所有男人共同的吗？……

一月七日。今天，木村来拜年。我正在看福克纳的小说《圣殿》，所以只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上二楼的书房去了。木村在客厅里和妻子、敏子闲聊。三点多，他们三人一起去看了《龙凤配》<sup>①</sup>。六点时，木村又和她们一起回来，和我家人一起吃了晚饭，一直待到九点多才走。吃饭时，除敏子外，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儿白兰地。我觉得郁子近来酒量见长，虽说最开始教她喝酒的是我，但她其实本来就是能喝酒的体质，只要给她酒，她一声不吭地能喝好多。虽然她也会喝醉，却是阴性的醉法，内攻而不外发，所以一般人不易察觉。今晚，木村给妻子斟了两杯白兰地，妻子的脸色有些发白，却看不出喝醉的样子，倒是我和木村的脸红彤彤的。木村不太能喝，似乎还不如妻子能喝。妻子喝别的男人给斟的白兰地，今天晚上好像还是头一次。

木村开始是给敏子斟酒的，敏子说：“我不喝酒，给妈妈斟吧。”我早就感觉敏子在回避木村，大概她感觉到木村对母亲比对她更显得亲热吧。我原以为是自己的嫉妒心作怪，想要努力打消这个念头，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。妻子对来客一向冷淡，尤其不

---

<sup>①</sup> *Sabrina*，美国电影。

愿意会见男客，唯独对木村很热情。无论是敏子，还是我和妻子，虽然嘴上没说出来，可都觉得木村长得像詹姆斯·斯图尔特<sup>①</sup>，而且我知道妻子很喜欢詹姆斯·斯图尔特（虽然妻子没说过，但只要有詹姆斯演的电影，她必定去看）。当然，妻子接近木村是由于我有意把敏子嫁给木村，所以常常让他到家里来，并让妻子留意他们两人的情况的缘故。可是，敏子对这事似乎不大上心。她总是回避和木村单独在一起，经常和郁子三人一起在客厅聊天，去看电影也必定叫母亲一起去。我对妻子说：“你老跟着去，他们怎么好得起来呀？让他们两个人单独去。”妻子反驳说，作为母亲她有监督的责任。我说：“你的脑筋太旧了，应该信任他们。”她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敏子叫我陪她去。”如果敏子真是这么说的话，很可能是敏子看出来母亲喜欢木村，反过来为他们搭桥呢。我总觉得妻子和敏子之间有种默契。不过，妻子也许还未意识到，她以为自己是在监督两个年轻人，其实让人感觉她已经爱上了木村……

一月八日。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丈夫比我还醉得厉害。他一反常态，一个劲儿地要求我吻他的眼皮。我也因为白兰地喝得多了一点，竟晕晕乎乎地答应了。这还不算，吻他时，我一不留神看见了不该看的——他摘掉眼镜的脸。这种时候我一向是闭上眼睛的，昨天晚上却睁开了眼睛，他那铝制品般的皮肤仿佛被显像管放大了似的展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倏地一抖，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，好在丈夫很快戴上了眼镜，像以往那样仔细端详我的手和脚……我

---

<sup>①</sup> James Stewart(1908—1997)，美国电影演员。

默默地关掉了枕边的台灯。丈夫伸手要打开它，我把台灯给推远了。

“求你了，让我再看一次吧，求求你了……”

丈夫在黑暗中摸索着台灯，怎么也摸不着，只好放弃了……久违的长时间的拥抱……

我对丈夫一半是极端的厌恶，一半是极端的爱恋。我和丈夫虽然性不合，但我并不想去爱别人。旧的贞操观念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里，是决不会改变的。我对丈夫那种执拗而变态的爱抚方式深感困惑，然而他明显是狂热地爱着我的，因此我不回应他一下，总觉得过意不去。啊，要是他还能像从前那样体力充沛就好了……他那方面的精力怎么会减退得这么厉害呢？照他的说法，是因为我过于淫荡，他自己禁不住我的诱惑而失控的结果。女人在这一点上是不死之身，而男人要用脑，所以那种事会立刻影响到身体的状况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真是觉得羞耻，可我生就这样的体质，自己也无可奈何，这一点他理当一清二楚。如果丈夫真心爱我的话，应该想方设法使我高兴才对。我只希望他能明白，那些多余的爱抚使我无法忍受。对我来说，那一套不仅毫无意义，甚至影响情绪。我希望每次都按照老规矩，在昏暗的闺床上，裹在厚厚的被子里，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，悄然行事。夫妇这方面的嗜好大相径庭实在是一大不幸，难道双方不能努力寻求点儿妥协吗？……

一月十三日。四点半木村来了。说是从老家寄来了乌鱼子，带来让我们尝尝。他们三人聊了一个小时左右，木村正要告辞时，我从书房下来，挽留他吃了饭再走。木村也没推辞，说了句“我不客

气了”，便又坐了下来。准备晚饭的工夫，我又上了二楼的书房，敏子一个人在厨房干活，妻子在客厅陪木村说话。

晚饭只是家常便饭，由于有乌鱼子和昨天妻子从锦市场<sup>①</sup>买来的鲫鱼寿司作下酒菜，我们就又喝起了白兰地。妻子不喜欢吃甜食，而喜欢吃下酒菜，尤其喜好鲫鱼寿司。我虽说没有特别的好恶，却不喜欢吃鲫鱼寿司，家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喜欢吃。出身长崎的木村说他虽然喜欢吃乌鱼子，却不喜欢吃鲫鱼寿司。

木村是第一次带礼物来我家，说不定他早有留下来吃晚饭的打算。我对他的心理还摸不准，不知他到底喜欢郁子还是敏子。如果我是木村的话，要问我会喜欢哪一个，我肯定也会对母亲感兴趣的，虽说她已上了年纪。不过，从木村的表情上看不出什么来，也许他最终的目的反倒还是敏子。只是见敏子对他不那么上心，才想要暂时讨母亲欢心，并通过她来追求敏子的吧？

……其实，重要的倒是我自己是怎么打算的呢？我是出于什么考虑，今天晚上又一次挽留了木村呢？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心理。七日那天晚上，我已经对木村产生了一丝嫉妒了（也许不止是一丝吧）——不对，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——可以说，我也在偷偷享受着嫉妒吧。本来，我一感到嫉妒，那方面就会产生冲动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嫉妒是必要的，它能够引起快感。

那天晚上，我利用对木村的嫉妒，成功地使妻子兴奋了。我由此得知，想要使我们夫妻今后的性生活能令人满足地持续下去，木村这一兴奋剂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。当然，有必要提醒妻子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京都云集多家经营生鲜食材等的老店的地区。

是，不要超出把他作为兴奋剂来利用的范围。妻子尽可以走到极端的程度，越极端越好。我希望她能使我产生疯狂的嫉妒，甚至使我对她抱有一些怀疑，怀疑她是不是越过了限度，最好能达到这样的程度。就算我这么说，恐怕她也不会有那个胆量的。我只是希望她能明白，她那么做，来尽力刺激我，是有利于她自身的幸福的。

一月十七日。木村这几天一直没来。我和妻子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晚上都要喝白兰地。妻子只要劝酒就喝，能喝好多。我喜欢看妻子为极力掩饰醉态而憋得脸色冰冷发青的样子。我觉得这时的妻子有着万种风情。我本来是想把妻子灌醉后和她睡觉的，可是妻子就是不上我的圈套，反而借着酒劲愈加耍赖不让我碰她的脚，还要我为她做这做那……

一月二十日。今天头疼了一天。虽然不到宿醉的程度，但昨天的确喝过了一点……木村先生担心我的酒量会越来越大，近来每次只给我斟两杯，并劝我别喝得太多了。丈夫则相反，比以前更加怂恿我多喝。他知道我从不拒绝别人的劝酒，就没完没了地给我倒酒。其实，我的酒量也就到这儿了。尽管没在丈夫和木村先生面前失过态，但喝酒过量之后会很难受，所以我还是把握分寸比较好……

一月二十八日。今天晚上妻子突然晕倒了。木村来了，四个人围着饭桌吃饭时，她离开了饭桌，好长时间没回来。木村说：“会不会有什么事啊？”以往，妻子常常一喝多，就爱去厕所，所以我

就说：“没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可是半天也没回来，木村不放心，起身去找她。不大工夫，他在走廊喊道：“小姐，有点奇怪，你快来。”——敏子今天晚上照例是一吃完饭就早早回自己房间了。木村对她说：“真奇怪，哪儿都找不到夫人。”

敏子在浴室里找到了妻子，她泡在浴缸里，双手搭在浴缸边上，面朝下伏在上面睡着了。“妈妈，别在这儿睡觉呀。”妻子仍然一动不动。

“先生，不好了。”木村又赶紧跑来告诉我。我进浴室给她把了脉，脉搏很微弱，一分钟跳九十多下。我脱掉衣服进了浴缸，把妻子抱出来，放在浴室的木地板上。敏子用一条大浴巾裹住了母亲的身体，说“我去铺床”，就去卧室了。

木村不知该干什么，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地转来转去。我对他说：“你也进来搭把手。”他这才轻轻地走进了浴室。“得赶快擦干她身上的水，不然会感冒。不好意思，你帮忙擦一下。”我和木村两人用干毛巾擦起郁子湿漉漉的身体来。（在这么紧急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忘记“利用”木村。我让他负责上半身，我负责下半身。连脚趾缝我都擦得干干净净，并命令木村“你把手指缝也擦干净”。一边擦着，我还一边留心观察木村的动作和表情。）

敏子拿来了睡衣，见木村在帮忙，就说了句“我去灌热水袋”，转身又出去了。我和木村给郁子穿上睡衣后，把她送回了卧室。

木村说：“有可能是脑贫血，还是不要用热水袋的好。”

三个人商量了一会儿要不要请医生来，虽说儿玉先生不是外人，可我也不愿意让他看见妻子的这副丑态。可是她现在的心脏跳动很微弱，只好把儿玉先生请来了。医生的诊断果然是脑贫血，他



对我说“不要紧，不用担心”，然后给她打了一针樟脑液就回去了，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了……

一月二十九日。昨晚喝多了，很难受，就去了厕所，到此为止我记得很清楚。去浴室后晕了过去也有印象，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。今天早上醒来，见自己躺在床上，一定是被人送回卧室的。今天头疼得起不来床，迷迷糊糊地躺了一天，不停地做梦。傍晚时感觉好多了，勉强写了这篇日记。还想接着睡觉。

一月二十九日。妻子从昨晚晕倒以后到现在一直没起床。昨晚，我和木村把她从浴室送回卧室时是十二点左右，儿玉先生来出诊是零点半，回去时已是今天凌晨两点左右。我把医生送到外面时，头上一片美丽的星空，寒气袭人。卧室里有火炉，只要睡觉前往炉子里放一撮煤就够暖和了。木村说“今天应该烧旺点”，于是我让他多放了一些煤块儿。“请多保重，我告辞了。”虽然木村这么说，可是夜已深，怎么好让他回去呢？我说：“被褥都是现成的，就在客厅将就一晚上吧。”“不用了，离得不远，不用费心了。”他帮着把郁子抬进卧室后，一直转来转去的（也没有多余的椅子可坐，就站在我的床铺和妻子的床铺之间），而敏子在木村进卧室的同时就出去了，没有再进来。木村执意要回去，我也没再坚持。不过说实话，他回去也正合我意。因为刚才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计划，所以内心也希望他回去。

把木村送走，又确认了敏子不会到这里来之后，我走到妻子的床边，给她把了一下脉。刚才打的那针樟脑液很管用，脉搏已经正